

我與賈大衛教官的一面之緣

· 王立楨 ·

第一次見到賈大衛教官是在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底，我回國去屏東找陸瑞龍大哥。那天在屏東空軍基地的會客室填寫會客單時，我僅知道陸大哥的名字，會客室的值班軍官告訴我基地裡有一百多位飛行員，如果不知道服務單位或電話分機的話，他實在無法替我聯絡到陸瑞龍少校。

在我失望的離開會客室時，一位穿著飛行衣的軍官騎著腳踏車由會客室旁經過。我突然想到也許這位飛行軍官可以幫上忙，於是揮手將他攔下，並詢問他認不認識陸瑞龍少校？

那位教官先打量了我一下，然後問我是誰？就在那時我也由他胸前的名牌知道他是賈大衛上尉，當時我立刻就將這個名字記住了。

那天他打了幾個電話都無法替我找到陸大哥，於是他建議我到陸大嫂在崇蘭村的娘家去，他覺得到那裡即使找不到陸大哥，也可以找到陸大嫂，然後他對她揮了揮手就離開了。

那是我此生與他唯一的交集。

多年後我自美返國到碧潭空軍公墓去祭拜英烈時，突然在那一排排的

墳墓中看到一個墓碑上寫著賈大衛教官的名字，頓時屏東機場會客室短暫邂逅的往事浮上心頭……。那時他是碧潭空軍公墓眾多烈士中，唯一曾與我見過面並有對話關係的烈士，因此那天我站在他的墳前良久。

又過了幾年再回臺時，反潛大隊副大隊長蔣健上校請我去對反潛大隊的飛行員演講，演講之前與他閒聊時，談到賈教官失事的經過，他告訴我，他親眼目睹賈教官沒有穿飛行衣的大體由海底飛機殘骸中撈上岸。這段情節當時讓我震驚不已，是在多麼緊急的狀況下，會讓一位飛行員連換上飛行衣的時間都沒有，就策馬上陣？

去（民國一〇九）年年底在田定忠教官的一篇文章中，我終於知道了整個事情的經過。原來休假在外的賈教官是臨時受命，由左營趕回屏東基地。回到基地後連換衣服的時間都沒有，就趕著登機出發。那次任務，飛機因發動機故障，在桃園外海失事，機上四位組員全數為國犧牲。

我想以當年輕人的思維來看這件事，該是無法了解賈教官為何休假

還要趕回基地執行任務；但是和他年紀相仿的我，卻能體會身為軍人的他，並不會因為脫掉軍裝休假在外，就擺脫了軍人責任的想法。賈教官心中的使命感驅使著他趕回基地執行緊急任務，我相信他深愛著他的妻子及年幼的女兒，但在國家的召喚下，為了全國人民的安危，他放下親情，扛起了戰士的背包，進入藍天的沙場。

那天爲了中華民國的永續及島上人民的自由，賈教官付出了終極的代價！古戰場上的「馬革裹屍」，換成賈教官的「飛機殘骸裹忠骨」，他盡到了一個軍人的責任。

今年三月二十九日春祭那天，我在賈教官墳前遇見了他的遺孀龐立玲老師。看著她在墳前擺滿祭品，我知道賈教官在過去四十年間，並沒有離開，他始終活在她的心中。那天我們雖然是初次見面，卻聊了很多。她欣慰地告訴我，賈教官殉職時還年幼的女兒，如今也已成家並有了自己的女兒。我聽著她的話，心中回到了那遙遠八月的屏東基地會客室……。那依舊模糊的身影似乎在對我招手。

六月是賈教官殉職整四十年，想著四十八年前我與他短暫的會晤，及這些年來多次由不同方面得知他的種種，謹以此文紀念我們的一面之緣。